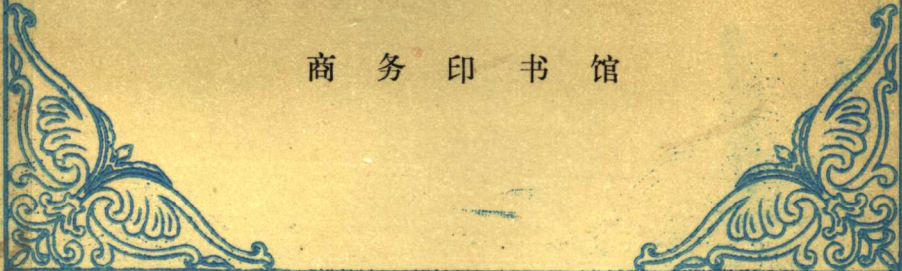




巴布尔回忆录

〔印度〕巴布尔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巴布尔回忆录

[印度] 巴布尔 著

王治来 译

БАБУР-НАМЕ
(ЗАПИСКИ БАБУР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УЗБЕКСКОЙ ССР

ТАШКЕНТ, 1958

根据塔什干乌兹别克科学院出版社 1958 年版译出

BĀBŪĒR HUÍYÌLÙ

巴布尔回忆录

[印度] 巴布尔 著

王治来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衡水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858-7/K·436

1997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500 千
印数 2000 册	印张 23 1/2

定价: 33.00元

巴布尔和他写的《回忆录》

——《巴布尔回忆录》汉译本前言

王 治 来

一、本书的作者

咱喜鲁丁·穆罕默德·巴布尔(以下简称巴布尔)是中亚著名征服者帖木儿的后裔,是帖木儿帝国分裂后河中帖木儿朝的最后代表,也是印度帖木儿王朝的开创者。^① 帖木儿死后,其所创建的大帝国分崩离析,其第三子米兰沙之孙速檀·卜撒因·米儿咱虽再度将河中统一起来,但终未能占有西伊朗及西亚各地。卜撒因有重建帖木儿帝国的雄心,乃仿照帖木儿分封疆土:以其长子速檀·阿合马统治河中,三子速檀·马合谋分得阿斯塔拉巴德,四子乌马尔·沙黑分得费尔干纳,五子速檀·木刺德分得坎大哈,七子乌鲁伯分得喀布尔,八子阿不别克儿分得巴达赫尚,九子速檀·哈利耳分得

^① 巴布尔在印度创建的王朝,西方人称之为大莫卧儿,原因在于印度人把印度西北方的穆斯林通称为莫卧儿(蒙兀儿)人,只有阿富汗人除外,但巴布尔及其同族并不自称为蒙兀儿人,而是自称为察合台人。

赫拉特。巴布尔即乌马尔·沙黑之长子。

中亚地区，自蒙古征服以后，一直以成吉思汗的后裔作为合法的统治者。即使是崛起于十四世纪后期、震撼世界的征服者帖木儿，由于不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所以不能称“汗”。他的称号是“伯克”或“异密”；他的后裔，即使是国君，也只能称为“米儿咱。”中亚原属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汗的统治范围，元朝末年以后，察合台汗国渐分裂为东、西两个独立的部分。西部河中地区，在帖木儿称霸的条件下，原成吉思汗后裔之称汗者已沦为有名无实的傀儡。只有在东部今新疆地区，察合台后王秃黑鲁·帖木儿的后裔才保持着统治的地位。秃黑鲁·帖木儿之玄孙羽奴思汗，以长女米黑里·尼格尔·汗尼木嫁速檀·阿合马·米儿咱；以次女库特鲁克·尼格尔·汗尼木嫁乌马尔·沙黑·米儿咱，生巴布尔；以三女忽布·尼格尔·汗尼木嫁杜格拉特部首领马黑麻·忽辛·米儿咱，生米儿咱·海答儿；故作为羽奴思汗的外孙，巴布尔从母系方面说乃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见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失德史》汉译本。）

巴布尔在公元1483年2月14日（回历八八八年穆哈兰月六日）生于费尔干纳。那是一个动乱的时期。那时，巴布尔的父亲乌马尔·沙黑统治着费尔干纳，而与其兄、撒马尔罕的统治者速檀·阿合马争霸，经常发生战争。察合台后王羽奴思汗常来援助其女婿乌马尔·沙黑，使另一女婿速檀·阿合马不能吞并塔什干和费尔干纳。乌马尔·沙黑把某些领土（如阿黑昔、鄂什、塔什干、沙鹿海牙等地）交给羽奴思汗，以为报偿。

公元1494年6月8日（回历八九九赖买丹月四日），阿黑昔城堡下的山崖峭壁和宫殿坍塌，乌马尔·沙黑遇难死亡。当时十二岁

的巴布尔便继承了乃父的君位和米儿咱的称号。

新继位不久的巴布尔，很想成为整个河中地区的统治者。他征集部队，于1497年5月从安集延出动，进攻撒马尔罕，经过七个月的围攻，夺得该城。这时，他手下的大伯克檀巴勒在安集延发动反对他的叛乱，企图拥立巴布尔之弟只罕杰尔·米儿咱。巴布尔回师平乱，但故土已失，陷于进退失据的境地。此后两年中（1498—1500年），他展转于撒马尔罕与安集延之间，贫穷困苦，无所依靠。直到1500年2月，巴布尔以费尔干纳的一半让给只罕杰尔·米儿咱的代价，才得以返回安集延。

1500年6月，巴布尔应撒马尔罕的答尔罕·穆罕默德·马即的之邀，前去进攻该城。他以二百四十人之众，驱逐在其以前攻据该城的乌兹别克人。昔班尼汗退往布哈拉，巴布尔第二次夺得撒马尔罕。次年（1501年）春，昔班尼汗反攻，迫使巴布尔再次退出撒马尔罕。此后，巴布尔在乌腊提尤别、塔什干等地和费尔干纳山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时，昔班尼汗又挥师东进，先后攻占忽毡、沙鹿海牙等城，打败蒙兀儿人的两位汗，并追击向费尔干纳以南丛中逃窜的巴布尔。巴布尔流亡到喜萨尔，不为当地统治者胡思老·沙所礼遇，乃继续逃往阿富汗。

1504年10月，巴布尔兵不血刃地夺得了喀布尔、哥疾宁及其附属地区，以之作为复国的基地。时乌兹别克的昔班尼汗在征服河中之后继续南征呼罗珊的帖木儿王朝。占据了喀布尔的巴布尔应速檀·忽辛·拜哈拉之请，率军赴援，但并未能挽救速檀·忽辛及其诸子的覆亡。而当巴布尔在赫拉特期间，喀布尔又发生了他的姨父、蒙兀儿首领马黑麻·忽辛领导的反对他的叛乱。巴布尔急速

赶回，将其镇压了下去。而昔班尼汗则再次南征，于1507年夏天荡平了呼罗珊的帖木儿王朝。

昔班尼汗得势的时间不长。他于1510年12月2日在谋夫同萨非朝波斯王伊斯迈耳的会战中阵亡。巴布尔为了收复故国，不惜向波斯王称臣并信奉什叶派，以与萨非朝联盟，引波斯军进攻河中。他虽得以在1511年10月8日重新进入撒马尔罕城，登上王位，但他对什叶派的波斯委屈称臣的做法，却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反对。他既不得人心，遂不得不永远退出河中故地，返回喀布尔。

历年的事实证明，兴复故国乃是巴布尔不能实现的梦想。他只有把目光转向南方，夺取印度，以建立新的基业。

从1519年起，巴布尔几次向印度方面进攻，经略今巴基斯坦东北一带。几次都因后方不稳或遭到外来的威胁而被迫退回。这时(回历九二九年)，印度罗地王朝旁遮普长官道拉特·汗之子迪拉瓦尔和罗地王朝苏丹伊伯拉欣之叔阿拉姆·汗前来请求巴布尔帮助他们反对伊伯拉欣。巴布尔即趁机于公元1525年12月15日渡过印度河，对印度举行第五次进攻。伊伯拉欣闻信后退，道拉特·汗以密耳瓦特之地降，巴布尔遂于1526年4月间进至德里以北的帕尼伯特。伊伯拉欣亦挥师朝巴布尔开来。经过一些小的接触后，最后两军于4月20日在帕尼伯特举行大会战。巴布尔以万人之众，彻底击溃了对方的十多万大军。伊伯拉欣战死，四万印度人阵亡。巴布尔乘胜占领了德里和亚格拉。

1527年3月17日，巴布尔又在亚格拉以西比安那地区的坎瓦村击溃了拉纳·桑伽的反抗势力。次年，攻占金代里。1529年，兼并比哈尔，并在戈格拉河战胜孟加拉王。巴布尔的统治遂扩展

到了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从而奠定了莫卧儿帝国的基础。

莫卧儿帝国，从 1526 年巴布尔在帕尼伯特战役中击败伊伯拉欣，至其于 1857 年亡于英国殖民者，一共延续了三百三十一年之久。这是印度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作为莫卧儿帝国的开国君主，巴布尔无疑是印度和亚洲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伟大的和杰出的人物。

从巴布尔一生的经历看，他大部分的岁月都是在动乱、战争和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种种艰难复杂的环境使他得到极大的锻炼。正如英国学者厄斯金说的：“据说他娴于各种武艺，舞剑射箭，莫不精通。他颠沛流离，饱经忧患，故思维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从他征服印度的经过看，他晚年在指挥战争方面，也可以说是一个运筹决胜的英明统帅。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开国君主和世界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是有历史根源的。

但巴布尔的健康情况并不好。其原因，除长期的奔波，生活不稳定，损害了身体之外，主要是纵酒和服食毒品。《回忆录》中经常记载他喝酒和举行酒会，漫无节制，这是违反穆斯林的禁忌的，以致后来巴布尔深感内疚，把酗酒看成一种罪恶，专门发布了一个《戒酒诏》，令上下遵行。巴布尔和他的部属还经常服食一种毒品，名叫麻钱(majun)。这种东西，是用大麻叶、罂粟种子、马钱子、菲沃斯属植物，曼陀罗花种子以及其他原料，捣碎，加奶油、蜜钱而成，做成饼状，食之令人兴奋，但有毒。这种毒品，主要流行于巴基斯坦和印度。巴布尔在回历九二五年(公元 1519 年)以后的日记中经常提到他服食麻钱。由于经常酗酒和服食毒品，巴布尔的健康愈益变坏。他终于在公元 1530 年 12 月 26 日(回历九三七年主

马达·勒·巫拉月六日)病逝于德里,享寿仅四十七岁。其遗体归葬于喀布尔。这位莫卧儿朝开国皇帝真可以说是英年早逝了。

二、《巴布尔回忆录》

巴布尔在他的一生中,不但进行了无数次的征战,最后创建了一个帝国,而且在鞍马劳顿之余还从事了文学、史学、诗歌和音乐等方面的大量创作活动,这说明,他不但是一个军事天才,而且具有高度的文化素养。他之所以又能成为一个文学家和历史家,是与他的家学渊源和时代背景分不开的。

遗憾的是,巴布尔的《回忆录》没有记述他即位以前的生活。因此,对于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及其接受的影响,我们不得其详。不过根据他的家族情况,可以了解到他成长的环境和背景。

第一个对巴布尔有影响,也即他的第一个教育者,自然是他的母亲库特鲁克·尼格尔·汗尼木。其次,就是他的外祖母伊散·道拉特·别昆。而她们又都是他的外祖父羽奴思汗的影响的传播者。据巴布尔的表弟米儿咱·海答儿在所著《拉失德史》一书中的记述,帖木儿后王兀鲁伯和他的父亲沙哈鲁曾将蒙兀儿的羽奴思汗送往伊朗,让耶思德人大毛拉歇里甫爱丁作这位汗的导师和监护人。歇里甫爱丁是当时的一个著名学者,曾著有《帖木儿武功记》一书和其他许多作品。羽奴思汗在他的门下受业达十二年之久,获得丰富的学识和各种技艺,被人尊称为羽奴思大师(ustad)。羽奴思汗性情和顺,举止端方,言谈动听,机智勇敢,且长于书法、绘画,又

善骑射，并精于其他才艺。他的女儿库特鲁克·尼格尔·汗尼木也受过很好的突厥文和波斯文的教育。她对儿子巴布尔从小的教育，使这个孩子很早就形成对自己高贵出身的荣誉感和对外祖父羽奴思汗的仰慕。巴布尔的外祖母伊散·道拉特·别昆和胞姊罕匝答·别昆与他共同生活，也加深了对他的这种影响。

巴布尔的父亲乌马尔·沙黑·米儿咱在位时代，中亚的宗教领袖和卓·阿赫拉尔是羽奴思汗的同时代人。巴布尔出生时，这位和卓亲临看望，并为他取名。和卓·阿赫拉尔于1491年逝世时巴布尔已七岁。他在宗教、文化和精神上对这位未来皇帝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巴布尔的祖先富于崇尚学术、保护文化的传统。如河中的统治者兀鲁伯就是一个著名的学者；赫拉特在沙哈鲁与速檀·忽辛统治时期都学术发达，文化繁荣。当时，突厥族的语言和文字也处在复兴当中。中亚地区自公元八世纪中叶被阿拉伯人完全征服以后，逐渐采用阿拉伯文作为官方的学术上的正式文字，并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本地的语言；从九世纪中期开始，中亚和伊朗开始用波斯文来代替阿拉伯文；而到帖木儿的时代，突厥文（称为察合台文）又成为中亚的文学语言了。察合台文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突厥文，它是哈拉汗王朝和花刺子模王朝的突厥文的继续，得名于十三、四世纪的察合台汗国。十五、六世纪时，中亚产生两个最大的察合台文作者，一个是赫拉特的帖木儿后王速檀·忽辛手下的大伯克阿克利·失儿·纳瓦依，另一个就是巴布尔。

在上述家庭环境和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巴布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物。米儿咱·海答儿在介绍巴布尔的才能和文学成就

时说：“他在写突厥语诗歌方面，仅次于密尔·阿利·失儿。他曾用最纯粹和流畅的突厥语写过一部诗集。他创立了一种诗体，名叫穆拜扬。他还写了一部极为实用的法律论文，现已被人们普遍采用。他还写过一篇优美无比的突厥诗体论，并将圣者大毛拉著的《双亲寄语》改写成诗。他还有一部《突厥史》（即指《巴布尔回忆录》），写得平易自然，清新质朴。他擅长音乐和其他艺术。他的《突厥史》虽然是用突厥文写的，但却十分优美华丽。”（见《拉失德史》汉译本，第二编，第35页。）总之，这部《巴布尔回忆录》乃是巴布尔所有著作中最主要的和分量最大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代表作。

《巴布尔回忆录》是用察合台文写的。本书为编年体。叙述从回历八九九年、也即从其父死亡和其本人即位的那一年开始，以后按年、月、日的次序记叙他经见的历史事件，直至回历九三六年作者逝世以前不久为止。其中，从回历八九九年至九〇八年，是他在费尔干纳的时期；从回历九一〇年至九三一年，是他在喀布尔的时期。从回历九三二年至九三六年，是他经略和征服印度的时期。全书三部分，共有四十多万字。

但现存的察合台文本《巴布尔回忆录》，有多处阙简。这些阙简是：

回历九〇八年至九〇九年（即公元1503年至1504年）的一段；

回历九一四年至九二五年（即公元1508年至1519年）的一段；

回历九二六年至九三二年（即公元1520年至1525年）的一段；

回历九三四年(公元1527年至公元1528年)中的几个月;

回历九三六年穆哈兰月三日(公元1529年9月7日)原稿终断。

上述几段时间的记载为什么断简阙佚,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有的研究者认为,遗失的原因是巴布尔为了掩盖他向什叶派波斯王称臣这个事后回顾起来感到羞愧的事而故意销毁的。有的不同意这种说法,如厄斯金提出,第一:同什叶派那一段令人憎恶的联合,只有五年左右,即从回历九一六年至九二一年。可是,《巴布尔回忆录》中的阙简却长达十年,即从回历九一四年至九二五年。如果作者本人的目的是要掩盖这一短时期内的事件的痕迹,那他并没有理由同时毁掉其余六年的记载。第二,在《回忆录》中这并不是唯一的阙简,还有另一段阙简是从回历九〇八年下半年起到九〇九年年末止;第三段阙简几乎有六年,即从回历九二六年至九三二年。可是并没有任何地方说明他在这些时期内恰好在做自己将要感到羞愧的事情,或是在做自己须要销毁证据的事情。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发生阙简的地方,叙述都是在一句未完的地方突然中止,这一情况表明,手稿中的若干篇幅是由于偶然事故而遗失,而不是由于故意销毁,或由于有计划地要掩盖任何特殊事件。(见《拉失德史》汉译本,第二编,第135页,注文)

由于以上考虑,多数的学者认为是由于偶然事故使巴布尔的手稿受损而导致阙简的。如此书的英译者蓓沃丽吉女士即持这种看法。她指出,回历九一八年赛法尔月(公元1512年4—5月),乌兹别克奥拜都拉·汗前来进攻布哈拉,巴布尔率领一支小部队前去迎

战，于库耳·马利克(国王之湖)附近被乌兹别克人击败。随后，他又遭到蒙兀儿人的袭击。在这些事变中，巴布尔的手稿可能损失。第二，巴布尔自己就在回历九三五年的日记中提到，那年赖买丹月十七日(公元1529年5月25日)晚上，他驻扎在萨鲁河畔，突然暴风雨大作，洪水冲毁了他住的毡房。当时正在毡房中从事写作的巴布尔虽未受伤，但他写的稿件被水浸泡。暴风雨过后，巴布尔尽量将稿纸收集拢来，用火烤干，但肯定遭到损失和遗失。(见 f. 376b)第三，巴布尔死后，其回忆录的手稿由胡马雍收藏。胡马雍在1541—1555年间被逐出印度，过着颠簸的生活。他的由骆驼装载的图书(其中包括巴布尔的手稿)在奔波转徙中也可能遭到损失。以上对《巴布尔回忆录》阙简原因的几种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正因为此书曾遭到破坏，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此书的各种抄本，都是处在一种不完整的状态。既无前言，亦无结束语，末尾是以突然的断简终了。据说，作者死后，抄写了几份分送给他的几个儿子，但这些抄本也并没有都保存下来。全文有上述的多处阙简，为此，从巴布尔的长子到后代的研究者都对此书作了注释或补注。下面，我对《巴布尔回忆录》的版本情况和翻译的情况作一简略的介绍。

三、《巴布尔回忆录》的版本

人们曾设想，巴布尔用察合台(突厥)文写成的《回忆录》与流传下来的抄本相比，是较完整的。现在我们所知的抄本有如下几种：

(一) 察合台(突厥)文本:

1. **米儿咱·海答儿本。** 回历九四三年至九四七年这几年中,米儿咱·海答儿正在印度。有的学者肯定,在巴布尔(于回历九三七年)逝世以后十年左右,米儿咱·海答儿即得到一份突厥文的《巴布尔回忆录》抄本,很可能是从胡马雍或卡姆兰的宫廷中得来的。(《拉失德史》汉译本,第一编第27页,英译绪论;及汉译本,第二编,第35页,注②)。蓓沃丽吉则认为,他在1509—1512年间投靠于巴布尔的时期,曾抄录了他的日记。而当其在胡马雍的手下效力时,就得到了《巴布尔回忆录》的一个抄本。后来,他把这个抄本带到了克什米尔,最后又从克什米尔流传到了喀什噶尔,现今可能仍在新疆民间。这应是一个完整的本子。他写的《拉失德史》,曾多处提到巴布尔的《回忆录》,并引用了其中的许多资料。

2. **厄芬斯通抄本** 这个突厥文的抄本是在阿克巴皇帝在位的十多年(1556—1567)当中抄写的,最初的所有者是速檀·忽辛·拜哈拉的一个后裔。此人叛变失败,他拥有的这个抄本遂同其财产一起被没收,而转入莫卧儿皇家图书馆。这个抄本所据的原本,有胡马雍写的边注。抄写者把这些边注写入了正文。后来,这个抄本于1810年在白沙瓦被发现,并被出使去喀布尔路过其地的英国人厄芬斯通(Elphinstone)买到。他将这个抄本带到加尔各答,又于1813年在孟买将它送给了厄斯金(Erskine)。后者将其带回苏格兰,并于1826年赠送给了律师图书馆,现仍藏于该处。这个抄本在回历九〇八年(公元1502年)以前的部分有多处缺佚。

3. **海德拉巴抄本** 这是流传下来的迄今最完全的抄本,据

信,其所根据的是巴布尔本人的手稿。1900年,此书英译者蓓沃丽吉的丈夫在海德拉巴发现了它,故称为海德拉巴抄本。这个抄本是在奥朗则布皇帝在位时期(1655—1707年)写定的,是一个纯突厥文本,据其质地和纸色判断,可能抄于1700年。蓓沃丽吉借得这个抄本,对其进行研究,发现其远胜于他本,乃将此情况告诉剑桥大学的布朗教授(Prof. Edward Granville Browne)。当时正准备出版吉布纪念丛书的布朗,就约请蓓沃丽吉负责编辑,将这个突厥文抄本列入为该丛书的一种,于1905年出版(见北京图书馆藏吉布纪念丛书)。目前,这仍是最权威的抄本。但因其所根据的原稿有阙简,故抄本亦有阙简。

(二) 波斯文译本

1. 《巴布尔编年史》(Tabaqat-i-baburi)

这是巴布尔的波斯文秘书舍黑·宰因·喀瓦非翻译的,只是意译,工于辞藻。回历九九八年(公元1589年)宽德密尔的一个孙子将其抄写了一份以供阿布勒·法兹耳在写作《阿克巴纪事》时参考。

2. 第一个《巴布尔实录》(Waqi'at-i-baburi)

这个波斯文本的译者为两个蒙兀儿人,一个是哥疾宁的帕扬达·哈三,另一个是喜萨尔的穆罕默德·库利,始译于1583年(即阿克巴在位的时期)。此本现藏于英国博物馆。

3. 第二个《巴布尔实录》(Waqi'at-i-baburi)

这个波斯文本的译者为阿不都热衣木·米儿咱,译于1589年。它是奉阿克巴皇帝之命,译出为阿布勒·法兹耳编写《阿克巴纪事》提供有关巴布尔的资料而用的。译成后于1589年11月献给了阿

克巴皇帝。

(三) 英译本

1. **根据波斯文本译成的英译本** 较早从事将巴布尔书译成英文的是来登(Dr John Leyden)。来登仅初通突厥文,故译得很粗糙,又不准确。后厄斯金接过他的工作,根据波斯文本于1813年将巴布尔的书译完,题为《The Memoirs of Baber》。但拖到1826年才正式出版。由于后来有更完备的译本,故这个英译本没有再版,现在很难得到,也不为学界术所利用。厄斯金先生精通波斯文,他在写作《莫卧儿人统治下的印度史》一书的过程中,还节译了米儿咱·海答儿的《拉失德史》。

2. **根据突厥文本译成的英译本** 译者是蓓沃丽吉女士。她根据的是海德拉巴抄本。她的译本题为《The Babur nama in English (Memoirs of Babur)》,1922年在伦敦出版。她的译文不但比较完整,而且加了大量详博的注释,并根据对大量其他史料的研究,补叙了阙简时期的事实。书中还有附录的考证二十三则,以及详细的人名、地名、专题索引。这是迄今最为完备、适于供研究工作者使用的一个英译本。

(四) 俄译本及其他

完备的俄译本是1958年在塔什干出版的,译者为萨里耶(M. САЛЬЕ),题为《巴布尔纳玛》。这个译本也是根据海德拉巴抄本,并参照蓓沃丽吉译本译出的。我的汉文译本,则以萨里耶的俄译本为工作本,并对照蓓沃丽吉英译本译成,并作了注释。在阙简的

部分，增入了英译本的补阙注文。

俄国人对中亚以南印度次大陆的研究和了解，总的说要比英国人晚一些，所以，《巴布尔回忆录》的俄译本也出得比较晚。但在这里，有必要附带介绍一下帝俄时期研究的情况。

俄国从彼得大帝时起，就企图经过中亚向印度扩展，为此也就必须了解印度。1721年，以别涅维尼为首的俄国使团访问中亚，到了布哈拉。使团秘书处的成员帖木儿·普拉德在市场上买到一部突厥文的稿子，题为〈Waqi-nama-i-padshahi〉（皇家实录），稿子上的题记说，其编写者是毛拉·阿卜杜耳·瓦哈布，此稿编成于回历一一二一年赖哲卜月五日（即公元1709年8月31日）。

帖木儿·普拉德向卖书的人询问巴布尔是何许人，卖者既讲不清楚，买者也听不明白，遂错误地将这份抄本当成巴布尔写的回忆录。后来被称为“布哈拉本巴布尔回忆录”（Bukhara Babur-nama 或 Bukhara Compilation）。其实，这不过是作者阿卜杜耳·瓦哈布杂钞阿不都热衣木·米儿咱的波斯文本、卡姆兰藏本以及散见于各处的资料，编辑而成，以记述巴布尔和胡马雍父子二人的事迹。然而，这份稿子却在当时和以后二百年当中，被错误地当成是巴布尔本人写的《回忆录》。其原因在于俄国人起初对印度和巴布尔其人并没有研究，也缺乏了解。而《巴布尔回忆录》原本又没有被发现，无法与之校对。

1725年，这个所谓的《布哈拉本巴布尔回忆录》被送到俄国外交部，1737年为俄国东方语学校突厥语部员凯尔（George Yacob Kehr）所得。他将其抄写一份，准备将其译为拉丁文。他的拉丁译文虽然很糟，但伊耳明斯基（Ilrminski）却在1857年据以编辑